

綠洲和石碑

◎ 吳甲豐

甚麼是綠洲？綠洲是沙漠中有河流和水草的地區，也指沙漠通過人工灌溉而農牧業發達的地方。有了人們的生存條件，於是生息繁殖、富裕昌盛；有些綠洲地區竟建立了城邦和國家，公元前3000年始建的巴比倫，我國北魏「太平真君」時期（公元400—450年）吐魯番的高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城邦和國家，並且也創建了文明和文化，巴比倫甚至成為世界文化發源地之一。

我國也有許多大沙漠，但現在我要說的不是這種地理上的事物，而是說我國有一個文化大沙漠，那就是文盲和半文盲的世界。大沙漠中有一個在比例上很小的綠洲，那就是我國歷數千年建立起來的精英文化。

這個精英文化（「綠洲文化」）是少數精英分子建立起的，當然，是文化沙漠上大量的芸芸眾生（勞動人民）養活了他們，但總是要通過精英們的心意才得以建立。這些精英分子就是所謂的「讀書人」（或曰「文化人」，即古代的知識分子），就是能把四書五經、

諸子百家、詩詞歌賦、諸家文章、諸工百藝、小說雜覽的書讀得滾瓜爛熟而能融匯貫通的那些人。文化人有窮有富，有飽學的窮書生，有達官貴人，甚至也有帝王。是他們記述了玄奧的哲學（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以及宋明理學等等），抒寫了美妙的詩歌（屈原、陶潛、李白、杜甫、陸游以及其他無數詩人的作品），撰寫了既精練又暢達的文章（漢賦、唐、宋、明、清的散文等等）和豐富多姿的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等），寫出了畫出了瑰麗無比的書畫（北魏、晉、唐以及各朝代無數書法家的作品、唐宋的工筆重彩和宋、元、明的水墨山水花鳥），也建構了商彝周鼎、秦磚漢瓦、殿堂偉構、園林亭臺，乃至玉器牙雕等精製的工藝品（這些倒是文化人和勞動人民共同創造的，但主導的審美意識還是掌握在文化人的構思中）。這種宏偉博大、豐富多彩、精深玄妙的精英文化，能屹立於世界之林而毫無愧色。有幸進入這個神秘的綠洲，就要

被它美妙的景色迷住。

由於中國的文物佳品實在太多，現在且舉石碑為例說明「綠洲文化」的特徵。石碑在中國是大量存在的，是一種很重要的文物，凡是祠觀廟堂、陵寢墓場、名勝古蹟、牌坊橋樑，都要立一塊石碑：碑文往往由當時有名的文人撰述，由書法家書寫，由名匠鐫刻。石碑中保存着許多精英文化，為文化人所珍視。西安設立了「碑林」，原為保存唐代〈開成石經〉而建立，歷代陸續將珍貴的碑版收藏，內儲漢、魏直至明、清的各種各樣碑石約一千數百方，是我國保存碑石最多的地方。著名書法家如唐代的懷素、褚遂良、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張旭、宋代的米芾、蘇軾、蔡襄，以及元、明的趙孟頫、董其昌等的代表作，大都集中於此。清代乾隆帝酷愛書法，在北京北海旁邊建立了「汲古樓」，搜藏着晉唐以來諸名家的真蹟，數量上遜於碑林，而作品之精或且過之。又有所謂「碑學」，是專門研究考訂碑版的源流、時代、體制、拓本真偽和文字內容等學問，拓本也是極珍貴的藝術文物，為文化人所樂於觀摩和收藏。碑石上也保存着大量優秀的散文，如晉代王羲之的〈蘭亭序〉、唐代韓愈的〈平淮西頌〉、宋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歐陽修的〈相州畫錦堂記〉、明代王陽明的〈尊經閣記〉等等，都是一代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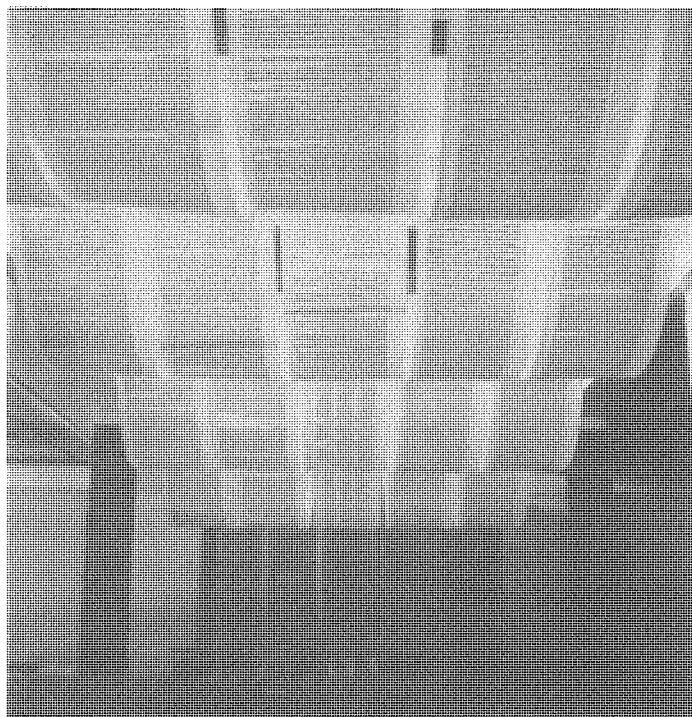
石碑往往放在萬人瞻仰的地方，這真是連西方人都沒有發明的傳播文化的好辦法。文化人看到了總要徘徊瞻顧一番，誦讀那俊雅的碑文，鑒賞那端麗的書法，遇到上品難得的還要請專業的工匠拓印。但是眾多的文盲和半文盲的過往行人，卻只見一塊黑黝黝的方石塊，上面的文字就像我們

觀看當代畫家徐冰的版畫《析世鑿》一樣(參看附圖)，一字不識只感到神秘莫測。與文字結不解緣的中國石碑，典型地顯示了中國精英文化的特徵：它們是少數人的美味佳餚，多數人無法嚐鼎一臠。

看來，中國文化之所以不能普及，與漢字之難學、難讀、難寫有深切的關係(當然，此外還有很大的社會原因，但現在暫時不談)。《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World History)的作者韋爾斯(H.G. Wells)說①：

……世界上現在使用的廣大文字體系都以地中海地區的拼音字母為基礎，遠比中國漢文容易學會，更容易精通。……這就意味着當其他民族只須學一種他們所熟悉的為記載用的比較簡易而直接的方法(指字母文字——引者)時，中國人卻必須通一大堆複雜的字。中國人不但必須學會這些符號(指漢字——引者)，並且必須熟悉規定的一組符號所組成的詞來表示

徐冰的《析世鑿》。



各種的意義。因此，他們必須熟悉許多示範的經典著作以資模仿。結果中國會有許多人認識一些常見的、熟悉的漢字，可是只有少數人知識廣博到能夠完全理解書刊上各段文章的意義，至於能領悟意義中深奧或含蓄之處那就更少了……

韋爾斯不僅學識廣博，並且對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有點理解力，他是看到了一些中國文化難於普及的癥結所在的。要理解中國的精英文化，光識幾個字還不行，還得長期精研文理，從各種名作中體會意蘊。我覺得應該尊重這個外國人的意見。但是我對於漢字和文言的心態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我相信韋爾斯的話和魯迅說的「漢字是中國人可怕的遺產」，覺得漢字非改革不可，另一方面，我畢竟是在綠洲中長大起來的，十分迷戀其中的美景。我總是感到漢字形體之美，一個個字的結構是那樣的美觀，既有變化又有平衡，而且每一個字彷彿都有表情似的，有很大的魅力（因此，又發展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鑒於漢字筆劃太多，面對現實，我也服從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但到了1978年10月頒布第二批簡化方案時，我就大為反感，曾撰文反對，題名〈對當前文字改革的意見和建議〉，登在《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創刊號上。在當時，這是唯一持反對意見的一篇文章，但發表後卻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甚至有人致函報社表示支持。幸虧不久政府即收回成命，今後大概不至於無限制的簡化下去了罷？②至於改用字母文字（即所謂「拼音字」），我也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結論是「萬萬不可能」，我也有一套極其充分的理由，但現在無法詳談。

近年來，中西人士也有人談論起漢字的優點，如說「使用文字處理機，漢字已經表演出比拼音文字更為迅捷的優越性。採用聲控系統的新一代的計算機將廢除由字母編製的鍵盤，漢字的獨特優越性將得到充分發揮。……形、音、意相結合的方塊字，集中大量信息，而音節清晰可辨。國外甚至科技界有人認為漢字是最理想的電腦文字」③。這種對漢字的優點和前途十分樂觀的估計，也是十分值得我們重視的。

總之，綠洲的四周包圍着厚厚的籬牆，它是由漢字這種帶刺的玫瑰組成的，怎樣不怕這些利刺或剪除這些利刺而進入綠洲，或者怎樣使沙漠漸漸綠洲化而不是相反，將是我們今後極其艱巨的任務。

註釋

① 引自《世界史綱》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82），頁632-33。

② 遲至1986年9月，國務院才發出〈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的正式通知，其中說：「考慮到漢字形體在一時期內需要保持相對穩定，對社會應用和糾正當前社會用字現象較為有利，經過反覆研究，建議將〈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予以廢除……。」

③ 引自徐朔方：〈請不要破壞漢字〉，載三聯版《中國文化》第3期（1990年3月）。

吳甲豐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印象派的再認識》、《畫廊中的思考》、《論西方寫實繪畫》等書。